

前漢書

冊六

前漢書卷四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文三王傳第十七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

代孝王參梁懷王揖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

王傳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

武為代王四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

歷已十一年矣師古曰總數其為王之年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

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師古曰比頻也其明年乃之留謂留在京師

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

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

容言曰

音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

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

先擊梁棘壁

文穎曰地名

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

師古曰據

睢陽城而自守

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將軍以距吳楚吳楚

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

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

孟康曰梁所虜吳明楚之捷略與漢同

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

北界泰山西至高陽

蘇林曰陳留北縣

四十餘城多大縣孝

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

師古曰道謂言○宋祁曰當於言下

添也

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

里

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

今踵以爲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

大治宮室爲復道自宮連屬於

平臺三十餘里

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

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反得賜天子旌旗

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譟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譟

文耳出亦有遲漢儀注皇帝輦動左右侍疑於天子

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

比師古曰擬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

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師古曰言公孫詭多奇邪計

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

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百

言凡百也○宋祁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

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鄧

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

是瓚說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

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

子殿門師古曰略反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



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

於帝太后議格

服虔曰格音格關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閣師古曰蘇音張說是

孝

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

師古曰不敢更以事此言於太后

事祕世

莫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爰

盎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

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

師古曰意

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

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

丘豹

師古曰姓軒丘名豹

及內史安國

師古曰韓安國

皆泣諫王王迺

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

師古曰望謂責而怨

之梁王恐迺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

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

服虔曰茅蘭孝

王大也

使乘布車

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從兩騎入匿於長公

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  
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  
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  
從官入關然帝益踈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  
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  
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

薨

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爲梁也牛

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

○劉敞曰此謂得熱疾六日而後薨耳豈謂六月六日

日哉

太迂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

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  
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  
迺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令  
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迺說爲帝壹餐

師古曰說讀曰悅餐

古滄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

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

而參徙為代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帝在代

時○劉歆曰如故為太原王時都晉陽不遷都也五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

薨子共王登嗣師古曰恭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

中漢廣關以常山為阻師古曰依山以為關徙代王於清河是

為剛王并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子頃王湯嗣二十

四年薨子年嗣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為太子時

與女弟子私通○宋祁曰弟子字當作則及年立為王後則懷

年子其壻使勿舉師古曰不養也則曰自來殺之壻怒曰為

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所師古曰頃

之太后故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者王之相年

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

師古曰宗室諸從也

連年不絕有司奏

年淫亂年坐廢爲庶人徙房陵與湯沐邑百戶立三

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絕白太皇太

后立年弟子如意爲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國

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

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

年梁孝王武徙王梁

梁孝王子五人爲王太子買爲梁共王

師古曰共次讀曰恭

次

子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

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

宋祁云越本十作七

子平王襄嗣

濟川王明以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



誅

○劉攽曰武紀坐殺太傅中傅與此不同宋祁曰垣表作桓邑

武帝弗忍廢爲庶

人徙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

悍古曰

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

師古曰剽

劫也音殺

人取財物以爲好

如淳曰以是爲好喜之事師古曰好音呼到反

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

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爲庶人徙上庸國

除爲大河郡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亡子國除濟陰

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國除孝王支子四王皆絕

於身

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

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

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

師古曰大母祖母也共王即李太后

所生故云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

孝王有鬻尊

應劭曰詩云酌彼金鬻鬻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爲山雲雷

之象師古曰鄭說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毋得以與

人師古曰實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

毋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

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

事於太后多不順德○宋祁曰景有漢使者來李太后

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

門措指晉灼曰許慎云措置字借以爲竿耳太后啼

諱師古曰諱音火故反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

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

師古曰風讀曰諷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病薨病時

任后未嘗請疾張晏曰薨又不侍喪元朔中睢陽人

犴反師古曰宋祁云犴姓反名也犴音岸人辱其父而與睢

陽太守客俱出同車○劉敞曰睢陽梁所都無太守

淮作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

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上

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

梁長史史○劉敞曰書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

奏以爲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師古曰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

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及也無以輔王

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

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尙有八

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傷嗣十一年薨子敬王

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荒王嘉嗣

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

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

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

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太傅所奏

奏可後數復毆傷郎

師古曰毆極擊音一口反○夜宋祁云浙本注文極擊也

夜

私出宮傳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

焉荒王女弟園子爲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爲立后

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

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婚

也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爲

師古曰言罪不

能至重也

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

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

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

外也

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爲之

是故帝王之意不

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葺之言

應劭曰中葺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

詩以爲夜也師古曰葺謂舍之交

春秋爲親者諱詩

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師古曰小雅行葺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

族親情無疎遠皆昵近也

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

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

猥強劾立傳致難明之事

師古曰傳讀曰附

獨以偏辭成臯

斷獄亡益於治道汙鱣宗室

孟康曰鱣音漫師古曰鱣音秣謂塗染也

以

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

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爲王少而父

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

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

師古曰言其姑亦當自恥必不與姦

案事者

迺驗問惡言

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

何故猥自發舒

師古曰猥

也曲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

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

如淳曰覆蓋之

則計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

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

師古

明也著而反命於下吏

師古曰使清白之狀付有司也

以廣公族



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汙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拭刷甚除之也音所劣反

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

復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

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

謀篡死罪囚師古曰篡逆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

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

節卽訊師古曰就問也○宋祁曰百官表廷尉方至賞君賓大鴻臚畢申世叔申由必有一誤

移書傅相中尉曰王背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戒勅之言諄暴

妄行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

伏重誅猶師古曰比也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

相長史大鴻臚丞卽問王陽病抵譴置辭師古曰抵距也譴誣

諱也抵音丁禮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師古曰不首謂

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首音失救反次下亦同○劉歆曰驕嫚當屬上句立使

賊殺人而拒諱不服也使人殺之丞相御史請收王

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

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宋祁云一無實字書曰至

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

汝不能用則我傳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

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之辭也

言虎兕出人於檻龜玉毀於櫝匱豈非典守者之過邪

虎作豹檻作柙景德本郭去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

懷詐罪過益深傳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

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

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

師古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往者傳相亦不純以仁

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誼輔翼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

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眄伺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宮殿之

裏毛輦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

師古曰視讀曰

示

數蒙聖恩得見貰赦

師古曰貰謂寬其罪

今立自知賊殺中

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

師古曰僵仆倒

地也僵音

地也僵音

微幸得踰於須臾

師古曰冀得踰冬月而減罪也

謹以實

對伏須重誅

師古曰須待也

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元始

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

廢立爲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

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爲

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

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

弟故曰

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

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先禍告罰卒用憂

死悲夫

前漢書卷四十七

珍做宋版印